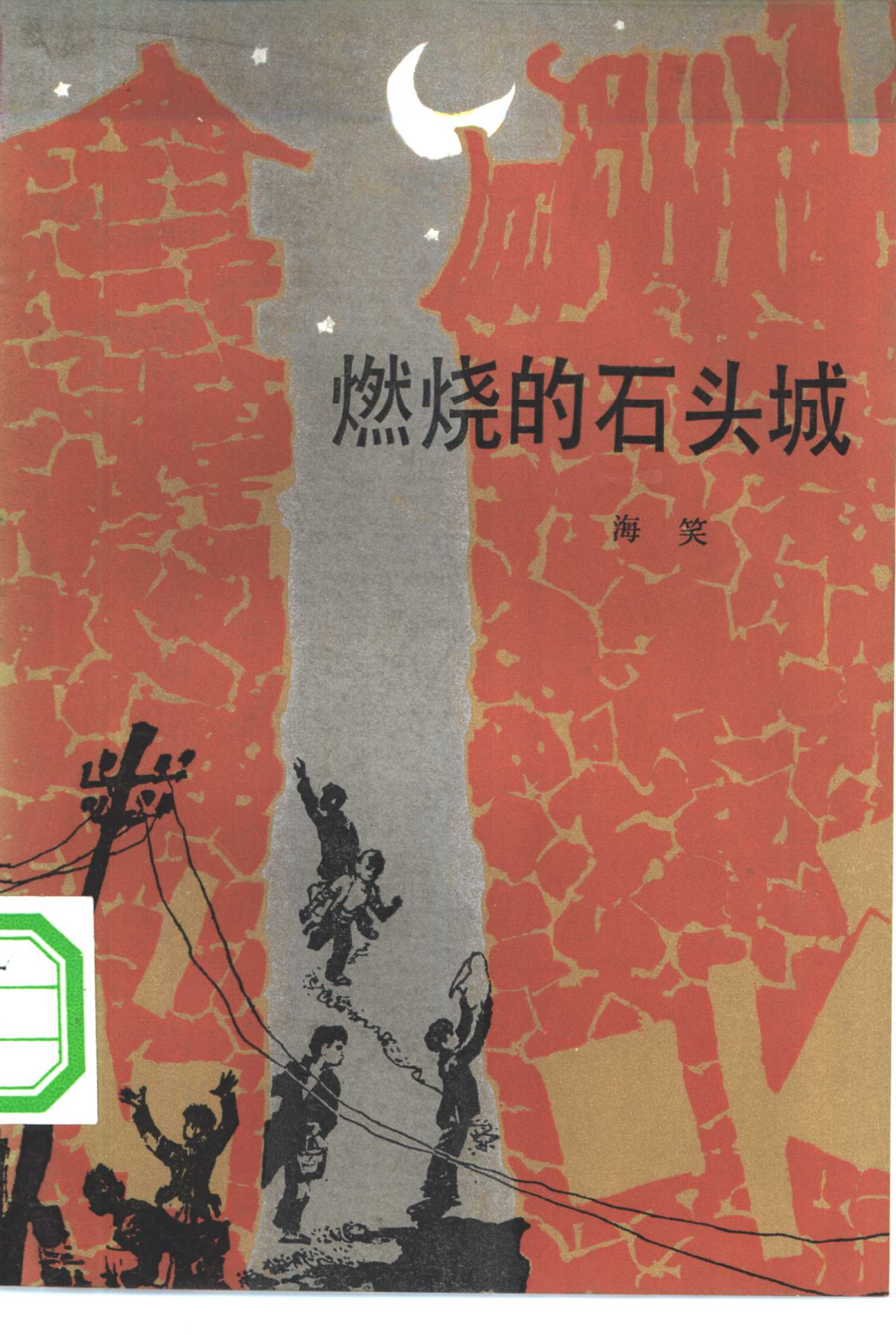


# 燃烧的石头城

海笑



# 燃烧的石头城

海笑

新 蕾 出 版 社

**燃烧的石头城**

海·笑

\*
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7.75 插页2 字数159,000

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136 定价：0.52元

## 内 容 说 明

这部中篇小说以日本侵略军蓄意制造的、惨绝人寰的“南京大屠杀”惨案为背景，描写了活跃在南京城里的一支少年抗日小分队对敌斗争的故事。

这支小分队在新四军地下党的领导下，贴标语、撒传单、除汉奸，给抗日根据地采购药品……为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贡献。

小说情节曲折、紧张，塑造了勇敢机智的少年周大强、陆凤英，爱国人士张志泉等不同性格的英雄人物；讴歌了革命者的艰苦奋斗精神，控诉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，对广大小读者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。

## 目 录

血与火的日子.....	1
三个苦难的孩子.....	20
难忘的流浪生活.....	37
二遇铜匠叔.....	55
修锁的秘密.....	68
神秘的任务.....	86
意想不到的情况.....	101
脾气古怪的贺师叔.....	116
小龙的病.....	128
一个倔强的女孩.....	138
清真馆里的战斗.....	146
恐怖的搜捕.....	166
计购药品.....	183
智出中山门.....	193
齐心请战.....	208
不屈的小战士.....	215
虎口劫赎.....	227
尾声.....	243

## 血与火的日子

呜呜呜，西北风刮起来象老虎叫，象警察局逮捕人的红头汽车的喇叭叫。大强小时候听到这声音是多么害怕啊，记得有一次他还曾拉起破被子蒙住自己的头，用两只手塞住自己的耳朵。现在大强已经十四岁啦，听见这种声音也不大怕了。不过，今天夜里风是那么大，呜呜呜，呜呜呜，马路两旁的树木和高高的电线杆都在风中摇晃，大强家的破木板房也在风中摇晃。大强在稻草地铺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了，他害怕他家那破烂的房子会突然倒下来。

往年一到刮大风的时候，住在中华门外窑湾棚户区的居民们都要出来用绳子网呀、用条石坠呀，把他们的房子支撑住或者压得牢牢的，今年却没有一户人家顾及自家的房屋了；大强的爹不仅不修理房屋，晚上还发狠地说：“最好等我们全家人都睡着了，房子叭地倒下来把我们都压死，好让我们一家老小早些‘升天’，少受点罪吧！”

大强的爹，过去在机器厂里做工，被皮带盘轧断一只手臂后，老板便把他解雇了；从此他只好拎个篮子卖卖大饼油条。生活不够，大强的妈又到人家去帮佣，谁知九月二十五日，日本鬼子第一次轰炸南京时，妈妈又被炸弹炸伤，穷人住不起医院，只好挺在家里等死。八岁的妹妹小兰过去还能替糖果店里敲敲西瓜籽儿，敲一斤六个铜板；现在打仗

了，生意也没有了。一家四口人的生活，全由大强和他爹两个人挑起来。大强原来是卖雨花石的，后来卖雨花石没有生意，他便上山砍柴，每天挑几十斤重的一担柴，沿街叫卖，卖些钱以贴补家用。

自从芦沟桥事变，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，棚户区外的富户差不多全跑光了。“八·一三”日本兵侵占上海后，棚户区里边有几个钱的人也跑了，只剩大强这样的人家跑不了。大强妈叫大强爹领着两个孩子逃难，不要管她，大强爹说：“要活，活在一起，要死死在一块。”

不过，今天夜里，大强爹也没睡着，大强听到他不断地叹气，还轻声叨咕着：“又打炮了，又打炮了！”

大强用心一听，果然在风声中还夹杂着“咚咚”的响声，不错，那一定是炮声，是日本侵略军的炮声。妈妈听到这炮声，停止了呻吟，担心地说：“唉，又近了，又近了，也不知这日子怎么过啊！”一家四口人中，大概只有小妹妹没有听到炮声，她睡得很熟很香。不过，没有多久，大强也昏沉沉地睡着了。

突然，“喔喔喔”一声鸡叫，把大强吵醒了，他揉揉眼睛一看，天已经放亮了，他连忙悄悄地爬起来。

他想轻手轻脚走出门，不惊醒爹妈和妹妹，早点挑柴去卖，外边的枪炮声越来越近，他要抢在日本侵略军进南京城之前，多换点粮食回来啊。

屋里黑洞洞的，他想慢慢地摸索着走出来。

走过妈妈的床边，还只剩下一口气的妈妈忽然有气无力地说话了：“大强，你早去早回啊！”原来，她早就醒了，



可能一夜都没睡着吧。

大强心里一阵难过，顺从地答应道：“妈，我知道了。”他尽量压低声音，想不去吵醒爹。

大强走到门口，哪知道爹早就起来了，他正爬上爬下用石头、树棍压屋顶，一只手又使不上劲，累得满头大汗，直喘粗气。

大强看得心疼，叫道：“爹，你歇歇，等我晚上回来和你一道弄！”

爹咂咂嘴“唉唉”地叹了几声，没有说出一句话。这时，东南方向的枪炮声响得更激烈、更靠近了，爹的叹息声也被那可恶而又可怕的声音淹没了。等到大强走到窑湾棚户区的一条高低不平的泥路上，爹才开了口，挥着那只残存的左手，深情地叮嘱道：“大强，今天要多长一只眼睛看着点，看看不对劲就赶快往回走！”

“噢！”大强答应着，挑起担子快步向前走去。大强边走边想，前几天，只要卖柴人把柴担到街上，很快就脱手了，今天的生意肯定也不会差。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谁家不想积点柴草应个急啊！只要他把这担柴挑到前面不远的烧饼店门口，店老板看见了，就会说：“大强，这担柴我买下了，价钱决不会让你吃亏的！”他怀着希望，兴冲冲的往前赶



路，没换肩也没休息，一口气把柴担挑到雨花路福兴记烧饼店门口。奇怪，店老板竟然还没有起来生炉子，店门关着，里面没有一点动静。大强的肩膀被柴担压得火辣辣地疼，他赶快放下担子。天上的星星还在眨眼，黑暗还没有退尽，不过，他已认出这儿便是他去年与石小岗第一次约会的地方。顿时，许多往事一齐涌上心头。

去年五月的一天夜里，他和石小岗上雨花台拣雨花石。雨花石可好看哩，石头上有各式各样的花纹，他们一面拣雨花石，一面对谈论着被国民党杀害的彭捷英雄的故事。听人们说，彭捷在临刑前喊口号，唱歌……后来，为了学习彭捷英雄，他和小岗、小明、小龙还和镇长绿乌龟斗过一次哩。原来，在反动派戒严抓人的那天夜里，他们还把中华路上修路时摆出来的红灯吹灭，把木栏杆搬掉，让反动派的两部汽车翻到阴沟里，跌死跌伤了好几个……



可是现在，小岗去江北已经两三个月了，一点消息也没有；聪明的小明、调皮的小龙，大强也很想念他们，可很难和他们碰头，还有那个待人顶和气的孙大叔，也不知搬到

哪里去了……

叽叽喳喳，路上的行人议论纷纷，打断了他的思路，他细心一听，人们正骂蒋介石呢，有一个人点名道姓地骂，还说“日本鬼子的影子也没见，就逃之夭夭了！”又有一个人正在骂唐生智<sup>①</sup>，“口喊与南京共存亡，炮声一响便脚底擦油——溜之大吉了！”

还有的叹息道：“唉，没想到现在南京城，真正唱起了空城计，我们老百姓又找不到一个孔明来退贼兵，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啊！”另一个接口道：“就是找到孔明，恐怕现在也吓不退日本人，说来说去，要怪这个祸国殃民的蒋光头！”

大强听到这些议论，又是怕又是愁，也忍不住骂了一句“蒋光头！”

突然，东南方向的枪炮声又响了。大强急了，不能再等下去了，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，站起来就乒乒乓乓敲烧饼店的大门，“开门，开门！”敲了半天也没人开门。这时，天色已明，他才看清门上套了一把黄铜锁，原来店老板一家人已逃命去了。大强发愁了，今天这一担柴，挑到哪里去卖呢？他望望路上扶老携幼向西逃难的人群，心里也一阵阵地发毛，怎么办，怎么办啊？可一想到家里的父母和妹妹还饿着肚子在等他余米回去，他就又忘了害怕，忘了疲劳，继续挑起柴担往前面走去。

穿过米行大街，通过长干街，进了中华门，走完很长一

---

<sup>①</sup> 唐生智：是当时国民党军队守卫南京城的司令官。

段中华路，也没看到一家店铺开门营业。纵然有几家开了门，但摆出门来的都是一张张惊慌失色的脸，他们看见大强挑了柴担叫卖，都用惊讶的眼光打量着他，有的还同情地劝告道：“小孩儿，日本鬼子要进南京了，你还不快逃！”

“要逃，也得把这担柴卖掉，回家和爹、妈、妹妹一齐逃啊！”大强心里叽咕着。

天大亮了。突然，从东南方向传来，嗡嗡的声音。接着，一队队扶老携幼的难民，象一股潮水，从中华门、光华门、中山门向城中涌来。人们在一连串的失望后，把高大的城墙当作救命圈了，似乎只要逃进南京城就能避免日本侵略军的杀戮。一路上成千上万的人们，你推我拥，叫爹叫娘，喊儿呼女，哭声震天，有些人被挤得跌倒在地，后面的人来不及止步，就从这人身上踩了过去。包裹呀，箱子呀，篮筐呀，甩了一路，夹杂在人群里的国民党败兵，把枪支弹药沿街乱扔，有的扒掉军装纷纷逃命。

街道两旁的许多房屋在熊熊燃烧，有的是被日本飞机轰炸起火烧着的，有的是国民党撤退时放火烧的，人们只顾逃命，哪还顾得上救火，只见火光冲天，浓烟翻滚。

大强没了主张，也没有了力气，把柴担子歇在新街口北面冠生园门口，发起愁来。柴没卖掉，粮没换到，他怎能空着手回去？看看眼前的情景，再向北跑，跑到哪里才能卖掉这担柴？他紧蹙双眉，光滑的额头上也起了皱纹。

时间没容许他多想，只听到后面一声尖厉而又恐怖的叫喊：“日本鬼子进城了！”顿时成千上万的人们发疯似地向北奔去，宽阔的中山路变得狭窄了，快车道、慢车道、人行

道上全是奔跑的人群，刚才有些店铺里的老板还舍不得扔开自己的家业，现在都吓得弃店逃命了。逃难的人们乱作一团，向北涌去……

大强想到躺在床上的妈，残废的爹和幼小的妹妹，他扔掉柴担，操起一根扁担发疯似地朝家里的方向奔去。可是逃难的人群挡住了他的去路，象旋风似的把他向北裹去。一个四十多岁年纪的红脸大伯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说：“孩子，你疯了，你往哪里跑，日本鬼子见到中国人就杀，见到房子就烧，见到女人就强奸，难道你想去送死吗？”“我，我要回家，我家里还有爹，还有妈，……”这大伯不容分说，拉着他的手一起向北跑去。

不久，中山门、光华门和中华门的方向响起了机枪的扫射声，“嗒嗒嗒”，“嗒嗒嗒”，那枪声越来越近，大强好象已经听到身后可怕的惨叫声了。他回头一望，只见后面又有好多地方着火了，人群惊叫着四散奔逃，远处似乎还有几个日本兵骑在高头大马上，正挥舞着军刀在疯狂地砍杀中国人。

那个红脸大伯拉着大强忙从中山路折向西行，到了汉口路上，他说：“孩子，快跟我到国际委员会办的难民区里躲一躲吧！”

大强到底还是一个孩子啊，眼看着恐怖、悲惨的情景，他吓慌了，只好跟着大伯向西跑，一边跑一边问：“大伯，什么难民区，靠得住吗？”

好心的大伯说：“这难民区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办的，日本人怕中国人，对美国人英国人还是怕的啊！”

汉口路上的金陵大学，是一所教会学校，现在成了难民区的大本营。他们急匆匆跑到学校大门前，只见大门紧紧地关闭着，几个穿黑衣服的警察把守着大门，驱赶他们道：“去去去，这儿收容有组织的难民，你们是散兵游勇，我们不能收。”

这些警察是唐生智专门拨给美国人和英国人，负责维持难民区的秩序的，他们没能逃出南京城，就把一股怨气发泄在难民们的头上，任凭被关在门外的难民哭泣，哀求，他们都不肯开门。

南边的喊杀声越来越近，连哭声都听见了，不少难民见这儿不肯收留，便迅速掉转头向鼓楼跑去，他们想从挹江门或者和平门出南京城，然后逃到农村去。

大强心里还是惦记着爹、妈和妹妹，不愿跑得太远，只要一有机会，他仍想回南门窑湾自己家里去。红脸大伯拉他去鼓楼，没有拉动，便说：“好，我陪着你，想个法子进难民区！”他们沿着金陵大学的围墙挹去，看见西南角围墙边有一棵大树，树枝象长长的手臂伸向院内，红脸大伯努努嘴说：“孩子，你爬上去看看里面怎么样？”大强二话没说，三爬两蹿的就上了树。他一看，院子里的难民们乱哄哄的，并没有人注意他。他一招手，红脸大伯也上了树。两人拉着带有弹性的树枝，进到了院里。墙边一堆枯槁的荒草掩护了他们，并没有被人发现。

金陵大学所有的教室，都住满了人，有男的女的，有老的少的，其中要数女的最多。那些中年妇女都穿得破破烂烂，那些青年妇女故意披头散发，有人还在太阳穴上贴了

两张黑纸膏药，打扮成丑八怪。

大强和红脸大伯走了几个教室，看见都挤得满满的，没有他们的站脚之地。后来总算在一个阶梯教室的壁台里找到一块席子大的空地。大强什么东西都没有带，一根枣木扁担也在爬树时扔掉了，只好把身上的破棉袄裹裹紧，往水门汀的地上躺下去。红脸大伯赶快解下背在身上的一个铺盖卷儿，铺在地上，说：“唉，小孩儿，你这样睡，不要两天就会生病的！来来来，大家一道挤挤吧。”大强感激地望了他一眼喊了一声：“大伯，你真好啊！”

红脸大伯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我们还能不互相照应点！”

大强不会说什么客气话，老老实实地在红脸大伯的铺上躺了下来。

红脸大伯忽然问道：“小孩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周大强！”大强挺有礼貌地回答。

红脸大伯又问了许多话，苦笑道：“等逃过了这场劫难，我和你一齐回窑湾，让你爹娘欢喜一场。”

这间教室，男女夹杂，睡的、坐的、站的，总有二百多人。教室里没有欢笑，没有说话声，只有无穷无尽的叹息声和令人心酸的哭泣声，和一些体弱多病人的咳嗽声。外面只要有一个新来的人进来，屋内所有的眼睛便会一齐转向他，并不约而同地发出询问：“外面怎么样了？”

一个脸色吓得苍白的人，才走进门，就气急败坏地说道：“唉，国民党军队什么坏事都干得出，自己逃出了城，却把挹江门与和平门关死了，今天拥在中山北路和中央路上

的人就没有能逃出城。后面日本鬼子追，前面城门挡，老百姓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日本鬼子架起机枪一个劲地扫射，连三岁的小孩也不放过，死的人没法计数啊！”说着说着便哭了起来。

顿时，教室里一片哭声。

那人又气愤地说：“唉，日本鬼子根本不是人……他们杀人还互相比赛取乐，有的把人头割下来挑在枪尖上，有的强奸孕妇，又用刺刀破腹，取出婴儿……”

“啊！”在哭声中又出现了女人的惊叫声。这惊叫声更增加了教室里的紧张气氛。

越听越难过，越听越担心，大强一骨碌翻身坐起，握紧拳头，站了起来，他想赶回南门窑湾棚户区，看看家里到底怎么样了。旁边一个长胡子的爷爷，正搂着两个小孙孙在静听着，看见大强那样子，忙拉住他的手，说：“小孩子，你快坐下，不要随意行动。这年月，我们就象没爹没娘的孩子，只有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渡过这一难关了！”红脸大伯也拉住他的手，要他安静一些。此时，大强走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难过得直掉眼泪。

提到观世音菩萨，附近几个老年妇女真的念起经来，连那些年轻妇女也在合掌默祷呢！

大强的妈妈也是念经拜佛的。大强记得今年二月十九日，观音大士香火的这一天，他妈把一年节省下来的几个钱，买了一对红蜡烛，一把香，一刀纸，到鸡鸣寺观音楼去进香拜佛，也不知磕了多少头，求了多少签，可是观音菩萨却不保佑她，日本侵略军第一次来轰炸南京，她就被炸伤了。大强

听孙大叔说过，世上没有什么菩萨神仙，我们受苦受难不是命不好，是这世道不好！他把这些话告诉他妈，他妈死也不听，说：“你们不信佛我信，要不是我今春烧过香敬过佛，说不定这次早就被炸死了。”唉，现在他妈妈一定又在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哩。

这里的哭声惊动了外国人。一个穿着西装，头发梳得油光铮亮的美国人，在翻译的陪同下，走进了教室。他用生硬的中国话说道：“诸位不要哭，你们进到国际委员会主办的难民区就算幸福的了，这里有我们保护，有国际公法的保护，日本人是不敢伤害你们的。”他转动着蓝色的眼珠，高高的大鼻子嗅了两嗅，打了一个喷嚏，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样子。

那个翻译又用中国话重复一遍，还对国际委员会千恩万谢，拍了一番马屁。

美国人又叽哩咕噜了一阵，最后答应每人每天分配两碗粥充饥。

难民们松了一口气，教室里出现了低低的细语声。

晚上，果然抬来一桶粥，可那算什么粥啊！清汤寡水，能照见人影，一共有几粒米都能数清楚。大强见两个比他小的孩儿喝了一碗粥还饿得哇哇哭，便把自己省下的半碗粥分给他们吃，那个长胡子的爷爷十分感激他，又象夸奖又象祈祷似的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心肠儿好，将来准有好报！”

红脸大伯也说：“嗯，种豆的得豆，种瓜的得瓜，好心总归有好报的！”

谁知就在老爷爷他们说过这话的第三天，只听到汉口



路、广州路上乒乒乓乓一阵枪响，接着金陵大学的院子里响起了日本侵略军的皮鞋声、叫嚣声。

睡在教室里的人全象弹簧似的蹦了起来，有的站有的坐，真是坐立不安。那些年轻的妇女更是吓得索索发抖，蜷缩成一团，有两个长得秀气些的姑娘，躲到大强蹲的昏晃里来了。这里离教室门远一点，好象躲到这里，就能逃避厄运似的。

昨天大强他们听说日本侵略军又打开挹江门与和平门，象一群豺狼扑向拥在江边的难民，几十挺机枪一齐疯狂扫射，中山码头广场上来不及渡江的几万人，顿时血肉横飞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；燕子矶死的人就更多了，十多万难民被日本侵略军包围起来，用机枪扫射，不是打死，就是被赶下了长江，尸体浮满了江面，鲜血染红了江水。这些恐怖的消息，使人们的精神紧张到了极点。教室里象死一样的寂静，连两、三岁的孩子也吓得不敢吱声。

突然，教室门被踢开了，一个班的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进来，为首的是个瘦长条子，很象卷起的一柄布伞，他留了一小撮胡子，握着一把指挥刀，走进教室，用凶狠的眼光向人们扫视一遍，大声地叫道：“中国兵，大大的有！”象一头恶狼闯进没人保护的羊群，又疯又狂。

那个穿西装的美国人走了进来，他失去了昨天的那种威风 and 派头，讨好地朝日本军官笑了一笑，然后使用生硬的中国话说道：“诸位不要害怕，这位是伊藤少佐，是来清理中国的军官和士兵的，你们当中有这样的人，只要站出来，跟着去登记一下就没事，其他的人统统坐好，不要动！”